

護士小姐簡潔冷漠的聲音透着聽筒傳過來，就像是硬塞了塊麵包在嘴裏，我噎住：

「死亡了」？就這麼簡單？和說聲「出院了」一樣不費力氣。是「出院了」，不是嗎？當再度握緊聽筒，祇是連續的噁聲。再沒有回答。

走廊裏曹不信的眼神逼視。輕敲崔先生的門。真不願告訴他這消息，他正計劃去部裏領點書回來，大家一齊翻譯，爲了這已去的人！方直的臉上掩不住的淒容，實驗室門口再也揮不散的愁。

曹持着已去的人的印章發怔，剛刻好的怕太新，在牆角磨一磨，曹白白的牙齒向我偷笑——這些已屬過去了。耽心的是還能用這印章領補助？記號的主人竟不能多等，那怕是個殘年。

行政會議旁校長批准，二千三百元是

學校一個半月的全部補助費，都給了他，卻也補不回他的生命。熙攘而又冷漠的醫院，醫院後陰暗的紅屋，老人夕陽裏的笑容，你不會來幾次，來一次盡夠了，可曉得帶回去的有多少破碎的心？公園亭池依舊，一個月前體檢後的「郊遊」（爲了向學會的老弟們騙兩文活動費），在池邊樓着肩的合影再也補不齊。那次是爲了體檢，然而，體檢又是爲了什麼呢？我真抓不住甚麼！

重慶南路中的小旅店，黝暗的小格子裏，真正心碎的母與子。世上還有誰，在此刻，比這對過路人更憂悽？枯黃的髮，枯黃的臉，在枯黃的燈下悲泣。崔先生斷續的低語伴着幼弟無聲的淚珠。也許是命運？薄薄的窗外，車聲人聲正伴着歲暮的夜市。僅是薄薄的窗，歡樂永遠隔離。薄薄的窗啊！

對同學說期考時該替你請個假好讓你補考。那裏會想到，兩天後我到系辦公室就從系主任那裏得到你死亡的噩耗。據你母親講，以前有位算命先生說你上唇外翻，活不到廿四歲。即使死生有命，但你今年才廿二歲，難道冥冥中連還有兩年的定數也吝於施與！

你不但勤學孝親，更有一股逆頭顱、灑熱血的愛國赤忱。眼見祖國的科學，趕不上歐美先進，你即立志研讀物理，以期將來貢獻國家。此外，你平日更特別重視國內外時勢的發展，而對國際風雲的詭譎變化尤具有深刻的認識與了解，所以在接受預備軍官分科教育時，你即被長官選爲巡迴教官，以便將來服役時，發揮所長，以你卓越的才華貢獻給三軍將士們，而今竟壯志未酬身先死。你的去逝，正如你的名字一樣，國家失去了一根即將可用的棟樑。

你的喪事過後，學校即開始期考。以前在期考期間，你總要到我家裏來共同溫習筆記、演算習題。如今見不到了你，使我爽然有失，想到以後永遠不會再

來更使我留下了無限的哀思，願你純良的靈魂，永恒地安息在天國裏。

附記：阮國柱同學，福建林森縣人，本系四年級學生，民國五十六年二月六日以腦膜腦炎症病逝於臺大醫院，次日公祭火化，骨灰安置於中正路善導寺。阮國柱同學早歲喪父，家境清苦，此次蒙黃系主任振麟、崔副教授伯銓，以及各班代表等爲其申請傳斯年病床學校醫藥補助費，捐款，以及死後喪事等，勞苦奔走，充分顯示出物理系師生同學間真情之流露。尤以一年級的新同學更能表示出深切的同學愛，而學校當局一次補助二千餘元更是空前。更感謝王主任九達之捐助。最後我代表阮國柱的家人向學校當局及物理系全體同學致最大的謝意。

